

文學初步讀物



五河縣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作者介紹

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，安徽全椒縣人，一七〇一年生，一七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死。他是清初一位大文學家，終身從事寫作，沒有做過官。他反對當時科舉考試制度、封建迷信和虛偽的禮教。他見到許多知識分子，有的卑鄙，有的無知，有的迂腐，有的糊塗。因而他以那些知識分子做對象，用諷刺的筆調，寫出了他所反對的制度、事情和人物。『儒林』，就是知識界的意思。

本書說明

這一段故事選自儒林外史的第四十四回的下半回到四十七回。並略微作了一些刪節。它是寫那個時候的五河縣種種不好的風氣的。吳敬梓不滿意於他故鄉全椒縣，對於當時那種趨炎附勢的人情世態，給予了無情的暴露和諷刺。五河縣，實際影射的是全椒縣。

五河縣

不多幾日，余有達果然辭了主人，收拾行李，回五河。他家就在余家巷。進了家門，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。他這兄弟名持，字有重，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。

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，中了幾個進士，選了兩個翰林。

秀才，明清兩代，採用科舉制度：讀書人經過縣考和府考，錄取後，再參加省裏的院（或道）考，考中的就是秀才。秀才經過三年一次（就是一科）的鄉試，考中的就是舉人。舉人經過三年一次的會試，錄取後，再參加覆試、殿試，考中的就是進士。進士分三甲（就是三等），第一甲第一名稱狀元。

發，科舉中的口頭語，指中了舉人。一般也作發達、走運解釋。

翰林，進士經過朝考，取在前列的，可以被派入翰林院。翰林院是掌管圖書和著作的機關。凡是在翰林院裏的官員，都稱做翰林，其中包括有掌院學士、侍讀、侍講、修撰、編修、檢討、庶吉士等等。

五河縣人眼界小，便闔縣人同去奉承他。又有一家，是徽州人，姓方，在五河開典當、行鹽，就冒了籍，要同本地人作姻親。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為婚姻的，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；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，貪圖方家賄贈，娶了他家女兒，彼此做起親來；後來做的多了，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賄贈，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，求着他做親。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：一種是馱子，那馱子有八個字的行為：『非方不親，非彭不友。』一種是乖子，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為：『非方不心，非彭不口。』這話是說那些馱而無恥的人，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親；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友。這樣的人，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，其實馱串了皮！那些奸滑的，心裏想着同方家做親，方家又不同他做。他却不肯說出來，只是嘴裏扯謊嚇人，說：『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。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。』又說：『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。』人聽見他這些話，也就常時請他來喫杯酒，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。——其風俗惡賴如此。

這余有達，余有重弟兄兩個，守着祖宗的家訓，閉戶讀書，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。余大先生各府、州、縣作遊，相與①的州、縣官也不少，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。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，總說：但凡是個舉人、進士，就和知州、知縣②是一個人，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，知州、知縣就不能不依。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，要來相與他，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。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，要想拿帖子去拜③知縣，知縣就可以叉着脖子叉出來。——總是這般見識。余家弟兄兩個，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；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，又同方家不是親，又同彭家不是友，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，却也不知道敬重他。

那日，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，拜見了，備酒替哥哥接風，細說一年有餘

① 書子，就是信函。

② 相與，就是相交、要好。有時也做好朋友解釋。

③ 知州、知縣，明清官制，一省分幾個府，一府管幾個州（直隸州除外）、縣。府、州、縣的長官稱做知府、知州、知縣。

④ 拜，就是謁見。

的話。喫過了酒，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，在書房裏，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弟兄二人商議，要去拜^①風水^②張雲峯。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喫酒，兩人拜了張雲峯，便到那裏赴席去。那裏請的沒有外人，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：一個叫余敷，一個叫余殷。兩人見大哥、二哥來，慌忙作揖。彼此坐下，問了些外路的事。

余敷道：『今日王父母^③在彭老二家喫酒。』主人坐在底下，道：『還不曾來哩。陰陽生^④纔拿過帖子去。』余殷道：『彭老四點了主考^⑤了。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，他一句話回的不好，朝廷^⑥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』余大先生笑道：『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，就是說的不好，皇上離着他也遠，怎能自己拍他一下？』余殷紅着臉道：『然而不然！他而今官大了，是翰林院大學士，又帶着左春坊^⑦，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；他回的話不好，朝廷怎的不拍他？難道怕得罪他麼？』主人坐在底下道：『大哥：前日在南京來，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？』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，余敷道：『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。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，彭老四要薦

他的同年^①湯奏，就說該換。他又不肯得罪府尹，唧唧的^②寫個書子帶來，叫府尹自己請陛見^③，所以進京去了。『余二先生道：『大僚更換的事，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，這話恐未必確。』余殷道：『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

① 拜，這裏是訪問的意思。

② 風水，封建迷信的說法，給死人選擇葬地，要講究地脈、土壤、風向和水流的位置，他們說這些和子孫的命運有關。這些項目，總稱做風水。以風水為職業的人稱風水先生，也省稱做風水。

③ 王父母，這裏的『父母』，是對知縣的一種尊稱，是說知縣像老百姓的家長一樣。王父母，就是王知縣。

④ 陰陽生，一種迷信的職業者，包括天文、歷數、堪輿、算命、占卜、起課、擇日等項目。點，指派。這裏是指皇帝的指派。主考，鄉試的主考官。

⑤ 朝廷，這裏是皇帝的代詞。

⑥ 左春坊，太子府的官職，有左春坊、右春坊。

⑦ 同年，同在一科考中的舉人、進士，彼此互稱同年。

⑧ 唧唧的，悄悄的，暗暗的。

⑨ 陛見，謁見皇帝。

喫酒席上親口說的，怎的不確！」

說罷，擺上酒來。九個盤子：一盤青菜花炒肉，一盤煎鯽魚，一盤片粉拌雞，一盤攤蛋，一盤葱炒蝦，一盤瓜子，一盤人參果，一盤石榴米，一盤豆腐乾。燙上滾熱的封缸酒來。喫了一會，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，盛着幾塊土，紅頭繩子拴着，向余敷、余殷說道：『今日請兩位賢弟來，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，不知可用得？』余二先生道：『山上是幾時破土的？』主人道：『是前日。』余敷正要打開拿出土來看，余殷奪過來道：『等我看。』劈手就奪過來，拿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，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，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，拿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，送在嘴裏，歪着嘴亂嚼；嚼了半天，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，說道：『四哥：你看這土好不好？』余敷把土接在手裏，拿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，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，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，閉着嘴，閉着眼，慢慢的嚼；嚼了半日，睜開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着聞；又聞了半天，說道：『這土果然不好！』主人慌了道：『這地可葬得？』余殷道：『這地葬不得！葬了你家就要窮了！』余大先生道：『我不在家這十幾年，不想二位賢弟就這

般精於地理①。』余敷道：『不瞞大哥說：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，一毫也沒得辨駁的！』

余大先生道：『方纔這土是那山上的？』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：『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，商議要遷葬。』余大先生屈指道：『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，家裏也還平安，可以不必遷罷。』余殷道：『大哥：這是那裏來的話！他那墳裏一汪的水，一包的螞蟻，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、螞蟻窩裏，不遷起來，還成個人！』

余大先生道：『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？』余殷道：『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。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。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。』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，拿指頭蘸着封缸酒，在桌上畫個圈子，指着道：『大哥：你看！這是三尖峯。那邊來路遠哩！從浦口山上發脈②，一個墩，一個砲③；一個墩，一個砲；一個墩，一個砲；彎彎曲曲，骨裏骨碌，一路接着滾了

① 地理，就是風水。

② 發脈，山脈的起點。

③ 墩、砲，風水書上的術語，指地形：地面隆起的叫做墩，比墩小一些的叫做砲。

來。滾到縣裏周家岡，龍身●跌落過峽，又是一個墩，一個砲，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，結成一個穴情●：——這穴情叫做「荷花出水」。』正說着，小廝●捧上五碗麵。主人請諸位用了醋，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。衆人舉起箸來喫。余殷喫的差不多，揀了兩根麵條，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，睜着眼道：『我這地要出個狀元！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！』主人道：『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？』余敷道：『怎的不發？就要發！並不等三年五年！』余殷道：『偎着●就要發！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！』

余大先生道：『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，葬地只要父母安，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。』余敷道：『然而不然！父母果然安，子孫怎的不發？』余殷道：『然而不然！彭府上那一座墳，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，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。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？大哥：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，你纔知道。』又喫了幾杯，一齊起身道了擾，小廝打着燈籠，送進余家巷去，各自歸家歇息。

次日，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：『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，怎樣一個道理？』二先生道：『他們也只說的好聽，究竟是無師之學。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為是。』大先生道：『這最有理。』

次日，弟兄兩個備了飯，請張雲峯來。張雲峯道：『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，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，怎不盡心？』大先生道：『我弟兄是寒士，蒙雲峯先生厚愛，凡事不恭，但望恕罪。』二先生道：『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，而今拜託雲翁，並不必講發富發貴，只要地下乾暖，無風無蟻，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！』張雲峯一一領命。過了幾日，尋了一塊地，就在祖墳旁邊。余大先生、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，親自覆了這地，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，託張雲峯擇日子。

① 龍身，風水書上的術語，指蜿蜒不斷的山脈。下文『來龍』，就指這蜿蜒而來的山脈的形勢。

② 穴情，風水書上的術語，指最適宜葬死人的地方叫『龍穴』，也叫『穴情』。

③ 小廬，幼僕。

④ 偎着，立刻，緊接着。

日子還不曾擇來，那日睡到四更時分，門外一片聲大喊。兩弟兄一齊驚覺，看見窗外通紅，知道是對門失火，慌忙披了衣裳出來，叫齊了鄰居，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。那火燒了兩間房子，到天亮就救息了。靈柩在街上。五河風俗，說：靈柩擡出門，再要擡進來，就要窮人家。所以衆親友來看，都說乘此擡到山裏，擇個日子葬罷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『我兩人葬父母，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，備祭辭靈，遍請親友會葬；豈可如此草率？依我的意思：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，擇日出殯。』二先生道：『這何消說。如果要窮死，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。』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，喚齊了人，將靈柩請進中堂，候張雲峯擇了日子，出殯歸葬，甚是盡禮。那日，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。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。自此，傳徧了五門四關廂，一個大新聞，說：余家兄弟兩個越發斃串了皮了，做出這樣倒運的事！

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，和二先生商議，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；又因銀子用完了，順便就可以尋館；收拾行李，別了二先生過江。

（余大先生在南京住了一些時候，）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，

說：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，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，目今就要進館，請作速回去。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，辭別要去；次日，束裝渡江。杜少卿送過，自回家去。

余大先生渡江回家，二先生接着，拿帖子與乃兄^③看，上寫：

愚表弟虞梁，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，每年修金^④四十兩，節禮在外。此訂。

大先生看了，次日去回拜。虞華軒迎了出來，心裏歡喜，作揖奉坐。小廝拿上茶來喫着。虞華軒道：『小兒蠢夯^⑤，自幼失學。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兄

① 告廟，古時候，遇到有重大的事情，一定要到祖宗靈前禱告一回，意思是把這件事情向祖先報告，請求保護。這種儀式，就叫做『告廟』。

② 館，學塾的意思。尋館，是找個學塾，也就是找個教書的地方。

③ 乃兄，他的哥哥。

④ 修金，送給教師的學費。

⑤ 蠢夯，夯在這裏念勺勺，就是笨。

教他，因表兄出遊在外，今恰好表兄在家，就是小兒有幸了。舉人、進士，我和表兄兩家，車載斗量，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；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，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，這就受益的多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愚兄老拙株守，兩家至戚世交，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。老弟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一般，我怎不盡心教導。若說中舉人、進士，我這不曾中過的人，或者不在行。至於品行文章，令郎自有家傳，愚兄也只是行所無事。」說罷，彼此笑了。擇了個吉日，請先生到館。余大先生絕早到了。虞小公子出來拜見，甚是聰俊。拜過，虞華軒送至館所。余大先生上了師位。虞華軒辭別，到那邊書房裏去坐。

纔坐下，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。這客是唐三瘦的哥，叫做唐二棒椎，是前科中的文舉人，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。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，就踱了來，要陪先生。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。唐二棒椎道：「今日恭喜令郎開館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正是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這先生最好，只是坐性差些，又好弄這些雜學，荒了正務。論余大先生的舉業，雖不是時下的惡習，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，却也不是中和之業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小兒也

還早哩。如今請余大表兄，不過叫學他些立品，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。」

又坐了一會，唐二棒椎道：「老華：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我通甚麼古學？你拿這話來笑我？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不是笑話，真要請教你。就是我前科僥倖，我有一個嫡姪，他在鳳陽府裏住，也和我同榜中了；又是同榜，又是同門。他自從中了，不曾到縣裏來，而今來祭祖。他昨日來拜我，是「門年愚姪」的帖子，我如今回拜他，可該用個「門年愚叔」？」

虞華軒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難道不曾聽見？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，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；他寫「門年愚姪」的帖子拜我，我可該照樣還他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門！但你

① 株守，固守在家的意思。古代寓言：有個耕田的人，無意拾到一個撞死在樹下的兔子，以後他就天天守着這株樹，等候再有撞死的兔子。

② 同案進學，就是同榜考取了秀才。

③ 雜學，科舉時代，對和八股文考試無關的一些文學，都叫做「雜學」。

④ 帖括，本指古代一種記誦經書難句的歌訣；後來通指應試的文字。

方纔說的「門年愚姪」四個字，是鬼話？是夢話？」唐二棒椎道：「怎的是夢話？」虞華軒仰天大笑道：「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！」

唐二棒椎變着臉道：「老華：你莫怪我說！你雖世家大族，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，你又不曾中過，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，你想是未必知道！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，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，難道是混寫的？」虞華軒道：「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，何必問我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不曉得！等余大先生出來喫飯，我問他。」

正說着，小廝來說：「姚五爺進來了。」兩個人同站起來。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。虞華軒道：「五表兄，你昨日喫過飯，怎便去了？晚裏還有個便酒等着，你也不來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姚老五！昨日在這裏喫中飯的麼？我昨日午後遇着你，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喫了飯出來。怎的這樣扯謊？」小廝擺了飯，請余大先生來。余大先生首席，唐二棒椎對面，姚五爺上坐，主人下陪。喫過飯，虞華軒笑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，頸子裏的筋都耿●出來，說道：「這話是那個說的？請問：人生世上，是祖父要緊？是科名●要緊？」虞華軒道：「自然是祖父要緊